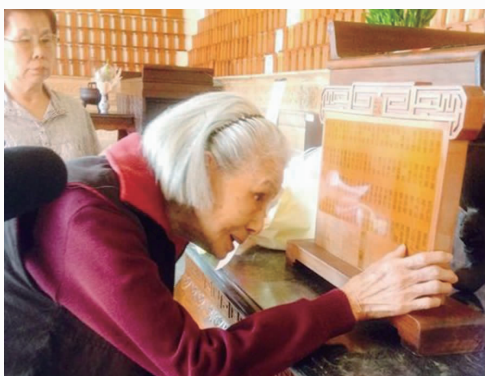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年轻时的钟崇鑫和张淑英



老人抚摸着刻有钟崇鑫名字的灵位，潸然泪下

重逢却也是永诀 77年等待 只为再见你一面

1935年，14岁的张淑英在福州做了国民革命军军官钟崇鑫的新娘。两年之后的1937年，男主人公随军开赴抗日战场，再无消息。7年后，苦苦等待的她接到了抚恤令，也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。70多年过去了，这份曾经甜美的爱情，一直深埋在女主人公的心底。2014年11月，93岁的女主人公前往台北忠烈祠，只为了看到英烈谱上当年丈夫“钟崇鑫”的名字。

初次见面在福州西湖

张淑英老人1921年出生在福州台江码头附近，父母是生意人。14岁时，随父母搬到了台江洋头口一带。

1935年春天，经人介绍，母亲陪她到福州西湖与一个年轻军官相亲。初次见面，她就被对方打动了。“长得高大却很温柔。”老人说，“他问我会不会写字。我回答会的。没想到，他真拿出纸笔来，我便写了‘洋头口’三个字，他看了赞不绝口。”

这位年轻的军官便是来自重庆荣昌、黄埔军校六期的毕业生钟崇鑫。两人在福州举办了婚礼，细心的新郎官特意给新娘子弄到了西式的、白色的长头纱，“姐妹们都羡慕我好福气，找了一个如意郎。”

“张淑英”的名字是他改的

老人告诉记者，她原名叫张秀珍，“他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听，便给我改成了‘张淑英’。”

1935年，农历八月，钟崇鑫随部调往南京，张淑英也随之前往。从结婚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，两人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。“他按照福州的习俗，叫我‘阿妹’。”张淑英说，“他把每个月的军饷都交给我，还鼓励我多学文化，而且还不让我洗衣服。”

1937年，全面抗战爆发，钟崇鑫随部调往上海奔赴抗日战场。两人在常熟汽车站见了最后一面。“分别时，他突然跑上来从背后抱住了我。”老人回忆，“他流泪了，说，阿妹，我会回来的。”

当年年底，张淑英还和丈夫通了一次电话，“崇鑫告诉我，他已升任71军87师259旅中校参谋主任。”她

一听，心里更紧张了，这意味着他要上前线去打仗啊。这通电话过后，她和婆婆随着西迁的百姓，一路从武汉回到了丈夫的老家重庆。

他是重庆人，我要守在这里

来到重庆后，每年她都会写信去问钟崇鑫的消息，但是都没有回音。直到1944年，在街上遇见了钟崇鑫的战友方维鑫。方维鑫帮忙联系军长后，收到了一份回信：“兄阵亡，无法函告，军座经常想起钟兄英明才干，至今耿耿于怀。”

新旧政权交替之际，父母和弟弟去了台湾，可张淑英却选择留下，“他是重庆人，我这辈子也要守在这里。”

终于找到了崇鑫的灵位

1949年，经人介绍，张淑英认识了第二任丈夫李自清，生育了两儿一女。“自清对我很好，但崇鑫是我的初恋，我知道他阵亡后，就一直想知道他的灵位放在哪里。为了现在的家庭，我一直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。”

张淑英说，直到1988年，她才将这个心愿告诉孩子。张淑英的儿子李长贵告诉记者，他们在时任87师少校师部参谋仇广汉写的《淞沪抗战暨南京失守纪实》中查到这样一段：“城外部队苦战三日……二五九旅旅长易安华、参谋主任钟崇鑫和旅部直属部队官兵全部阵亡于雨花台阵地……”

可他的灵位在哪里呢？2014年9月16日，张淑英一家人拨通了重庆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芳菲的电话。没想到，当晚10时许，台湾志愿者便在台北忠烈祠找到了钟崇鑫的牌位。

2014年11月22日，老人在儿子的陪伴下前往台北。抵达当天，老人来到了忠烈祠，“我说，崇鑫啊，我来找你了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从此我们再也不分别。”张淑英说。

第二天，老人又去了忠烈祠，“能多看他一会是一会吧。”11月28日，离开台北的前一天，老人再次去告别，“我说，我找到你了，但我不能一直留在这里。也许，今后再也没有机会相见，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和你说话了。”

来源：《海峡都市报》《重庆晚报》

老一辈革命家 怎么写情书

毛泽东第一次给妻子杨开慧写情诗：虞美人·枕上

“堆来枕上愁何状，江海翻波浪。夜长天色总难明，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。晓来百念都灰尽，剩有离人影。一钩残月向西流，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。”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填写婉约派爱情诗词，而且是写给他最爱的人杨开慧的。

周恩来写给妻子邓颖超的信：山居中秋，对月怀人

1947年3月底，周恩来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起，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，邓颖超随中央工委赴华北，参加河北省平山县三交镇双塔村附近农村的土地改革复查工作。9月29日，正值中秋佳节。明月当空，对月怀人。这是当天深夜，周恩来写给远方妻子的信。

陈毅与张茜的最初相识：一见倾心，寄写情诗

在一次演出中，张茜扮演剧中的新娘子，台下看戏的陈毅一下子就倾心于这个漂亮女孩。不久后陈毅与张茜第一次约会了，他们整整谈了8个小时。没几天，陈毅给张茜寄来一篇记叙这美妙夜晚的散文《月夜》。不久陈毅又寄来了一首情诗：“春光照眼意如痴，愧我江南统锐师。豪情廿载今何在？输与红芳不自知。”这一切使张茜心动不已，除了崇敬、仰慕，又增了倾心、知心，炽热的感情如奔涌的长江潮水，再也止不住了。

瞿秋白给杨之华的信：梦中的你是如此之亲热

写这封信时的瞿秋白，正身处苏联库尔斯克州利哥夫县玛丽诺休养所。除了革命任务，对妻儿的牵挂与柔情也溢于言表。妻子的信使他获得莫大的慰藉，“我像饮了醇酒一样，陶醉着”。还有对女儿的挂念，“我心上极其欢喜，我欢喜她，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”，读来无不让人为之动容。

左权殉国前3天写给爱妻的最后一封信

这封家书是1942年5月22日晚即左权将军壮烈殉国前三天写给爱妻刘志兰的最后一封信。“志兰！亲爱的：别时容易见时难，分离二十一个月了，何日相聚？念、念、念、念！愿在党的整顿之风下各自努力，力求进步吧！以进步来安慰自己，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。”

来源：人民网—中国共产党新闻网

往事并不如烟
13 天下美篇

5.20

2020.5.19
星期二
名誉主编：
百家争鸣零零咯
(美篇号:57075001)
助理:张旻
美编:陈恩武
组版:杜敏

